

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飄寡婦泣窮途 青浦舟中星散離人驚會面

詞曰：

世事浮雲，行蹤飛絮，天南地北悠悠。似春花秋燕，落葉與孤舟。任造化，顛來倒去，一憑他、行止沉浮。江湖杳，歸期難定，白了少年頭。韶華能

幾日，山長水遠，到處牽愁。看白瑯岸上，紅蓼磯頭。垂楊外，數聲橫笛，驚起沙鷗。何處問、三閭漁父，盡付與東流。

右調《滿庭芳》

單表那世上悲歡離合，人生不幸，到了亂世，越發是飄蓬斷梗一樣，忽然而聚，忽然而散，偏是想不到處，又有機緣。即如雲娘原為尋慧哥，誤聽了信上東京，流落在給孤寺中，幸虧高秋岳念舊，資助盤費，又與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，順路到臨清馬頭上，回武城縣來，算得是極停妥的。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，要截船上的宮人，只得改路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。雲娘在那大船上，如何敢上岸，只得相隨而去。真是由不的人。一個寡婦領著一個使女，雖是還有高秋岳送的幾兩銀子在身邊，知上那裡去好？獨自沉吟。

在船上不多兩日，過了黃河，是淮安地方。到了閘口，只見江南一道旨意下來，說是金兵有信南犯，恐有奸細過河，只將東京送的宮人點名上船，一應帶的閒人，不論男婦，俱趕上岸，不許放過一人。使官兵過船，把雲娘一起搭載男女，一齊趕逐。幸虧那管船的太監認得高秋岳，把雲娘包袱都送上岸，其餘別人還有空身趕上岸的，好不苦楚。

這雲娘和細珠離了官船，守著個包袱，孤孤淒淒，卻往那裡去好，又沒個熟人問問路，如何往山東回臨清？雲娘、細珠河上坐了一會，天色漸晚。那須大小船隻，都坐滿了。雲娘羞慚，不敢近前去問，使細珠：「你去河邊，問有小漁船，咱賃一隻罷。」細珠走到河口，要包一隻船上山東，那有去的。只見河稍頭停著一隻小浪船，一個七十歲的老艄婆，在船頭上補破襖。細珠問道：「你這船可上山東去麼？」婆子道：「這船上有淮安張衙裡奶奶，僱下上東海燒香的。你要那裡去？」細珠道：「俺也是兩個女人，上山東的。」婆子道：「沒有男人麼？」細珠道：「沒有，只我娘兩個兒。要有艙，多多謝你須船錢。不拘是誰家僱下的，就在後艙裡也罷。」原來細珠隨著姑子幻音上東京，坐了一遭船，外邊走了二年，也就有須江湖的老氣，道：「就是糴米都講在一處罷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家老公上城裡接張奶奶去了，等他來商議。」說不多時，只見一個老船家，領著一個後生，挑著一擔行李望船上來了。近前見細珠和婆子搭話，問是做甚麼的。婆子道：「是僱船的。我說張衙裡僱下了，他說是兩個婦人，要順路回山東去。好不好帶在船艙上，也多賺幾錢銀子，添著好糴米。」老船公又問細珠道：「你只有兩個人？帶在後艙，做三兩銀子罷，還添上一斗米。」細珠道：「多了，連米做二兩銀子罷。」說了半日，細珠怕天晚了，道：「添上五錢銀子。到那裡上岸？」艄公道：「過了海州是青口地方，起早是僱腳，水路是有船去的。」細珠回來和雲娘說道：「是一個奶奶僱下燒香上東海去的，又沒個男客，咱一路搭著他，好不方便。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，咱今夜就宿在船上。老船公兩口兒到老實的。」雲娘歡喜，即同細珠攜著包袱被囊，上了船來。原來是一個席棚搭著四艙，後面是鍋灶。艄公白日在岸上扯纖，黑夜在船頭上睡。這小後生守著行李，收拾了後艙，給雲娘、細珠安置包裹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卻說盧家燕從那年嫁了張衙內，升在台州府。後來因南宮吉女婿梁才去拐騙他，被張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真定府，因遇金兵大亂，不敢北回。後來張通判故了，公子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處宅子住下。一亂三四年。盧家燕生了一子，叫做安郎。不幸衙內去歲感了時症，五日而亡，止撇下盧家燕和安郎一一年已五歲。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願，賃了船在清江浦等候。那時天緣相湊，雲娘在此相遇，也是雲娘平生賢惠，待眾妾有恩，該受此一番接濟，這都是他的積德，絕處逢生。到了次日天晚，只見一頂小轎，一個丫鬟騎著驢兒，盧二舅抱著安郎，從岸上來。這小後生教著下了轎，搬上行李。盧家燕進艙，下了前艙的簾子。天已昏黑，後艙使蘆席隔斷，彼此不得見。這雲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雁宿，那知道月明千里故人來。到了第二日，這小後生才和盧家燕說：「這船上艄公，又搭了兩個婦人在艙後，不知是那裡人，也要往山東去。」盧家燕也不言語。

這船由清江浦閘口到了安東縣，水又寬，風又大，扯不得纖。到夜裡，大雨如傾盆一般，上邊蘆席濕透了，下邊船板透水，把墊船的草都濕了。到了三更，點起燈來，婦女忙成一塊，只管往外舀水。這雲娘後艙高叫：「細珠起來，看看包袱，休要漏濕了。」盧家燕半夜聞聲叫細珠，聲音好熟，早已把艙後的蘆席揭起，方才見面，忙叫：「大姐姐，你怎麼來到這裡？」雲娘唬了一驚，細問方才認得是盧三姐，不覺抱頭大哭。正是：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世亂年荒逐亂蓬，佳人流落思無窮。

繁華過眼容全改，兒女牽腸恨不同。

海畔難期千里外，天涯重聚兩聲中。

誰言岐路愁歸處，猶有孤雲伴塞鴻。

盧家燕和雲娘哭罷多時，才問怎麼沒有慧哥。雲娘聽說，放聲大哭，才把「金兵進城，母子拆散，上東京找了二年不見，高秋岳家送我回臨清，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，由黃河進了淮安，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。姊妹們得遇著一處，這也是天幸了。」雲娘又問盧家燕道：「因何穿孝？」家燕才把張衙內父子俱亡的話說了一遍。叫了安郎來，給雲娘磕頭。雲娘一見，想起慧哥，淚如湧泉，想道：「有兒沒兒了，沒兒的到有兒了，世上的事那裡想去！」這裡姊妹同窗而宿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海州板浦口。雲娘要僱船上山東去，家燕苦留不肯住，恨不得一步到了家，找兒子的信，那顯得荒亂。使盧二舅先上岸去，問問山東的門路。那店家說：「如今金兵到了濟南府，立了劉豫為王，不日大兵南侵。休說是兩個婦人，就是一隊軍也不敢走。」說得雲娘面面廝覷，一聲兒不敢言語，只是揩淚。

這盧二舅也在傍力勸，說道：「姐姐休錯了主意，如今人家還往南躲亂，你兩個小女嫩婦的，要走一二千路，兵慌馬亂的，俱身子保不住。今日遇見，就是一家了，回去淮安城裡，兩個寡婦一處做伴。南北大路，少不得有了東昌府的人來往，稍信給泰定來接。你在這裡，還只怕慧哥和泰定又不知在那裡找你哩。正是遠的隔一千，近的隔一磚，將來母子相逢，和今日一樣，一個船上，不著下雨還認不出來哩。」盧家燕也勸雲娘道：「依二舅說的是，不如咱一路進了香，回淮安去。等待安穩了，常來往。」

去也好。」雲娘聽了無奈，只得依言，道：「只是打攪了你，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。」盧家燕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！想著當時同起同坐、一鍋吃飯，從來不曾錯待了我，就是到了張家，也沒忘了姐姐的恩。今日天叫相逢，著咱姊妹們做伴。這淮安湖嘴上還有幾間房子，每月討著租錢，公公和他爹的靈柩寄在湖心寺。還有兩頃水田，夠咱姊妹們用的。只這等，還尋不出個伴來。」說著，把船灣在黑風口裡。

過了海州城，一路上雲台山清風頂來。僱了兩乘小轎、幾個腳驢，盧二舅抱著安郎。早望見雲台山三官大殿，好不巍峨，但見：高峰突兀，巨海汪洋。黑風口浪卷千層雪，人渡孤帆；白石渡潮湧幾家村，僧歸古寺。倒座崖觀音名剎，延福觀元始天尊。蒼松古柏，掩映金闕銀台；瑤草琪花，恍惚蓬萊閬苑。南北磊古洞幽深，十八村賢人隱跡。四面靈山福地外，千家煙火蜃樓中。

原來三元大帝，天官主福祿、官位、財星，地官主壽夭、功罪、幽冥、生死，水官主四瀆五嶽、風雨雷電之事，與人消災增福懺禍，叫得應響。上元、中元、下元，為他降生之日。當日兄弟三人，在此出家成道，得了天仙之位，因此四海九州來進香不絕。

這盧家燕和雲娘上得山來，先參了伽藍，計了腳力。上得南天門，只見密層層松竹雲煙，真是洞天福地。上得大殿高台，俱是白石玉柱，雕作盤龍法身，高大有二丈餘。前後兩層，迴廊圍繞，經樓香閣，高出雲霄。二人不敢抬頭，拜畢，焚了香紙。盧家燕道：「請姐姐討籤。」雲娘捧籤筒在手，暗暗祝誦：「若是母子再得重逢，求個上上。」跪下才搖得一搖，早有一籤跳在地下。細珠拾起來，是上上第十一籤：

君是人間最吉人，由來陰德可通神。

明珠會合終須有，紫竹灘頭一問津。

盧家燕也跪下討一籤，是中吉八十二籤。兩人謝了籤，就有道人請去客堂。齋飯已畢，捧過緣簿，求二位娘子佈施。盧家燕留下二兩香資，不肯叫雲娘另費。雲娘不肯，留下了五錢銀子。下得山來，買了幾個鬼頭兒、紅棒槌、貨郎鼓，給安郎耍，又買了兩張雲台山十八村出賢人的圖，那鋸樹留鄰、耕牛護主的故事，件件俱有。依舊上了原船，回淮安來。

不一日，到了清江浦，因閘口不開，船走得慢，換上兩乘小轎，飛也似到了淮安。原來住在竹巷，一帶河邊，進五間門面，三層房子，後面住房，傍一個小小閣子，上供著觀音菩薩。雲娘進去，和細珠拜了佛像。即收拾了閣子下一間，給雲娘宿臥。自此，姊妹二人同心一氣，過其日月。盧二舅自去湖上做小買賣、討租錢不題。不知將來雲娘母子何日相見，正是：

天長地遠誰能盡，明月蘆花無處尋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